

美丽优品
Merry Product

瞳文社
TONGWEN SHE

十四郎
—作品—
Shisilang
WORKS

琉璃美人煞

Sha
Luli Meiren

上卷

这世上最令人动容的爱情
是用一辈子的时间
陪你一起长大

仙侠大神十四郎
最负盛名作品

当当/豆瓣/派派
无数口碑验证的经典

五周年
珍藏本
Rare book

稚气相逢时傲气少年说：
给我记住！我，叫，禹司凤！
褚璇玑，我想起，你的，名字了！
你给我，等着！

知识出版社

琉璃美人煞

上卷

十四郎
/ 作品
Shisilang
Works



知識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琉璃美人煞.上卷 / 十四郎著. —北京: 知识出版社, 2015.2

(魅丽优品系列)

ISBN 978-7-5015-7562-6

I. ①琉… II. ①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 (2014) 第261053号

责任编辑: 于 雯

责任印制: 张新民

装帧设计: 粉粉猫 刘天阳

出版发行: 知识出版社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成门北大街17号

邮政编码: 100037

电 话: 010-88390732

网 址: <http://www.ecph.com.cn>

印 刷: 长沙市精宏印务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经销

开 本: 660 mm × 960 mm 1/16

印 张: 20.5

字 数: 496千字

版 次: 2015年2月第1版 2015年2月第2次印刷



ISBN 978-7-5015-7562-6 定价: 29.80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可与出版社联系调换

请不要让她离开，
可不可以就这样留在他身边，
永远做他的小狐狸，永远在一起。

目 录

▶ CONTENTS

楔子	001
第一章	007
第二章	023
第三章	035
第四章	047
第五章	057
第六章	069
第七章	083
第八章	095
第九章	109
第十章	119
第十一章	135
第十二章	145
过年	
相逢时	
告别青葱岁月	
决赛	
簪花大会(下)	
簪花大会(上)	
首阳往事	
三个人的秘密	
摘花任务	
少年禹司凤	
抽签摘花	
少阳派	

目录

▼ CONTENTS

番外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章	第十九章	第十八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六章	第十五章	第十四章	第十三章
画地为牢	欲加之罪	欧阳管事	不想他离开	断金崩玉	浮玉岛	司凤的面具	紫狐的秘密	三昧真火	嫁衣少年	结伴同行	瞿如的真相	与他重逢	下山历练
307	299	287	275	263	251	239	227	215	203	191	175	165	153

她不记得自己是怎么死的。

到底是被斩首于街市上，还是病逝于床榻……她居然想不起来。

四个冥差抓住捆在她身上的铁链，她不由自主被他们拖着向前飘飘荡荡。

天上、脚下，无数绿火流窜，偶尔会落在道旁的曼珠沙华上，瞬间腾起半人高的火焰。碧火红花，分外妖娆。

道旁还有无数岔道，许多与她一样着白衣的人，被冥差们拉着向前飘。有的哭有的笑，也有人喃喃自语着什么，然而就算是再怎样痛悔，也会被这死寂的气氛消耗光。最后，只能默默无声地按照顺序，依次前进，通过那扇冥界大门。

带领她前进的冥差停了下来，等候入门。

她懒洋洋地抬眼四望，看看灰暗的天空，看看流窜的绿火，再看看如血一般红的曼珠沙华。花如龙爪，妖娆之外，还带着一丝狰狞。

正看得发呆，却听身后几个冥差说道：“这下可不知要等多久了，这些家伙聒噪得很，不如先喂他们喝点忘川水吧。反正到时候还是要喝的。”

忘川水？她回头，只见一个冥差从怀里取出一个漆黑的酒瓮，走到道旁，拨开红花，露出一弯清澈的河流。

她说不上那河水是什么颜色，只觉斑斓璀璨，里面包含了不知多少东西。

冥差舀了一瓮河水，走过来掰开一个人的嘴，不顾他的哭喊，硬给灌了下去。那人先是哭得厉害，慢慢地，却不动弹了，脸上浮出一种茫然呆滞的神情，犹如初生的婴孩。

这样连喂数人，哭声渐渐歇了。

她见酒瓮中还留着一些水，不由伸出手。

“给我看看。”她说。

那冥差上下打量她一眼，冷笑道：“好大胆，敢使唤本大爷。你再说一次试试。”

她只是伸手：“给我看看。”

冥差不说话，抬手抡起板子就要打，却被押解她的那些冥差慌忙拦住。

“住手！你知道她是谁吗？不可鲁莽！”

那冥差犹自不服，冷笑道：“我倒想知道她是谁！倘若是什么贵人星官，又怎会用锁魂链捆住？”

一旁另外几个冥差将他拖到一旁，低声道：“只因她死法不为律条所容，否则谁敢拴她？再者她神智未开，否则此刻便教你神魂俱灭。后土大帝都对她忌惮三分，何况是你？”

那冥差倒被唬住了，转头仔细打量她，只觉她姿容秀美，却神情茫然，只是眉宇间偶有煞气浮现，着实有些古怪。

见她还伸手问自己要酒瓮，他无法，只得乖乖递了过去。

她弄丢了盖子，急匆匆地把手塞进酒瓮去捞，一捞上来，却是零碎的片段，皆是他人生前的回忆。

再捞，却是一个魔头的回忆，烧杀掠夺，无恶不作，最后斩首于街市。

继续捞，又是一个寂寞宫女，空对满树红花，郁郁而终。

一连捞了几次，却总没有欢乐的，不是缠绵病榻就是孤独一生。

她只觉这些片段熟悉却又陌生，她想知道，自己现在在哪里，怎么来的，以前的自己又是做什么的。不知为何，就是想不起。

冥差们见她似明非明，心下不由惶恐。此人天资聪颖，任性乖张，要在此时被她窥破了什么。反而不好对付，只得赔笑道：“姑娘，快进门了，不如等到了里面，让冥官断了福祸簿再看罢？”

她乖乖点头，把酒瓮还给那人。四个冥差带着她飘飘忽忽，转眼便来到了高耸华美的冥都城门前。

两只巨大黝黑的怪神守在门口，见了他们，便是一拦。

“牌子拿来。”

冥差赶紧笑吟吟地掏出朱红牌子，上面写着她的姓名以及生平要事。怪神大略一看，脸色微变，仔细看了看她，她却丝毫不知，只低头把玩自己的衣带。

“还未开智？怎能捆她来？”怪神小声道。

冥差摇了摇头，把手放在脖子上，轻轻一送。怪神顿时了然，犹带顾忌地看着她，向两旁退去，边道：“请进。”

冥差们提着沉重的锁魂链，将她拉了进去。却见城内亭台楼阁比比皆是，与人间并无二样，只不过居民皆为冥都之人。

她只觉一切都很新奇，左看右看，倒忘了忘川水的事情。

一直被引到一座华丽楼台前，楼台的层层青瓦犹如凤凰的翅膀，向上展开。上面祥云笼罩，飞阁流丹，层楼叠翠，真是人世间看不到的奇景。

“姑娘请进。”冥差们恭恭敬敬地将她请了进去，有两人替她松开腰上的锁魂链，先进中门和冥官复命去了。另两人留下看守着她，等候在大厅内。

青面獠牙的小怪慌张地端了茶过来，她看那小怪头顶的肉瘤长得稀奇，不由伸手去摸，小怪吓得面如土色，当场哭了出来，一迭声叫：“饶命饶命！”

冥差赶紧喝退小怪，强笑道：“姑娘莫怪，他刚当值没见过世面，就饶他一次吧。”

她乖乖点头，又道：“我只觉得他头顶的肉瘤有趣，不能摸吗？”

冥差只有苦笑，心道：你是我们的克星，谁敢让你摸呢？

当下此间无话。

却说那两个去复命的冥差，把公文朱牌交给了冥官，大胡子冥官也沉吟半晌，不知如何是好。

过了一会儿，他才沉声问道：“如何铐了她来的？”

冥差道：“自然是死了之后把魂魄铐了。”

“蠢材。”冥官皱眉，“谁问你这个！当本官不知道吗？”

冥差连忙笑道：“大人英明。小的糊涂了。按说不该用锁魂链铐她，但她乃是自裁，倘若不铐，则有违律条。好在她神智未开，懵懵懂懂，也乖乖被带进来了。倒是要问大人，此次该让她入何轮回？”

冥官摸着胡子，沉思半晌，才道：“自裁……看起来她仍未得道啊，戾气太重，还需要磨练才是。这次还是走原路，多加苦厄，直到她悟道开明为止。倘若再不明智，继续自裁……你带话过去，下次便让她自生自灭吧！”

那冥差得命，正要下去传话，却听冥官身后的帷幕里传来一个声音：“等等！”

二人急忙回身拜倒，口中称：“见过后土大帝。”

那似男似女的声音说道：“寡人思索一番，觉得苦厄未必能悟道。她性格本身就乖张偏执，如一直重压，只怕煞气更重。”

冥官垂头道：“不知大帝有何意？”

后土大帝在帷幕后说道：“前几世都给她狠加磨难，结果煞气不消，神智不明，只怕不是良策。不如用雅乐安逸感化之，先感其心，再投入天道轮回令其修行，方是上法。”

冥官有些为难：“她这一世为自裁，要投入天道只怕……何况修行之路艰辛，成功者何其稀少，到时无法成功，反而浪费了大帝的美意。”

后土大帝沉吟半晌，方道：“你且先将她留在此处，每日以修心养性之书教导她。如此过一段时日，再看该投入哪一道。”

“臣，遵旨。”

冥差领了旨意出来，见她坐不住，在大厅里到处乱看乱摸，对什么都好奇无比，不由在心中暗叹一声——要将这个煞星留在冥界，他们以后有得怕了。

脸上堆起笑，走上前道：“恭喜姑娘，后土大帝有旨意，让姑娘先住在此处，清闲一段日子，再说后事。”

她似懂非懂，怔怔地看着他。

冥差心中叫苦，赔笑说：“就是……让姑娘先在这里玩几天，看看书，散散心，等时间到了再送姑娘离开。”

她点了点头，手摸着墙上挂的那幅《九天玄女图》，道：“我喜欢这里，就住这里好了。”

冥差只得点头：“姑娘喜欢这里，是我等的福气。”

他回头吩咐小怪去二楼打扫客房，回头又道：“姑娘，还有一件好事。大帝怜你神智混沌，忘记世事，便赐给你一名。”

她懵懵懂懂，茫然不知何事。

一旁的冥差早将她轻轻拉住弯下腰，嘱咐道：“大帝赐你名，要跪下接受。”

她却不跪，只瞪眼看着冥差。

他实在无法，只得说道：“大帝赐汝名为璇玑，日后，唤璇玑者，便是姑娘了。”

她茫然地点头，转头见小怪从楼上下来，便又笑嘻嘻地去抓他头顶的肉瘤，惹来一阵鬼哭狼嚎。

璇玑就这样懵懂地在冥界暂住了下来。表面上说是打杂，端茶倒水，然而实际上有几人敢使唤她？只能由她在冥都里整日游荡，只求她别惹事就万幸了。

冥官每日闲下来便会带一些修心养性、讲世间道理的书给她看，所喜她识字，天分又高，常常举一反三，旁征博引，令人咋舌。

时日久了，冥官也不由感叹后土大帝的英明。倘若当初让那个懵懂的魂魄直接转世，她只会一次又一次无意地犯错，甚至不知究竟错在何处。如今她博览群书，于修行一事兴趣浓厚，倒也一扫先前的呆气，露出点天分中的聪颖来。

她就像一块顽石，刚从河底捞上来，轮廓完全模糊一团，灵窍不开。现在用世事道理、仙人圣贤的故事教导她，细心雕琢她，终于渐渐崭露头角，藏在内里的灵秀呼之欲出。

只有一条，令人头疼。

她懒，懒得出奇，懒到天怒人怨。

只要能躺就绝不坐着，能不动心思考就不思考，成日只喜欢坐在忘川边发呆，一会儿掬一捧水出来看看、嗅嗅，再洒回去。

众人都知道她想寻找的是什么，但谁也不敢告诉她，她的前世记忆全部被后土大帝收走了。他要她斩断之前的一切戾气，从头再来，获得新生。

这日冥官又找了她半天，却不见人影，招来看守她的冥差，回说璇玑在忘川岸边看花，待了一下午，动都没动一下。

他心中有火，自己拿着书去河边找她，打算好好斥责一顿。这几个月与她共处下来，两人都有点师徒情分，只因她聪敏好学，冥官原本戒备的心态也放松下来，真正把她当作学生来教。天底下没有老师会不为学生的惫懒而生气的。

出得冥都城门，果然见那单薄的白色身影在忘川边坐着。他悄悄靠近，却见她盯着岸边如火如荼的曼珠沙华看，两眼发直，不知在想些什么。

他正要出言唤她，璇玑却不回头，轻声道：“老师。”

冥官叹了一口气，走过去坐在她身边，与她一同看那鲜血凝成的彼岸花。良久才道：“看什么？”

她淡淡说道：“看那颜色。我有一种很熟悉的感觉，总觉得应当是时常看到的，却想不起来。”

冥官心中微惊，口中却道：“前世已经过去了，休要再为这些俗事烦恼，否则有违我教导给你的那些道理。”

璇玑“嗯”了一声：“也对，老师的话总是对的。我一直觉得很有道理。虽然我很明白这些道理，但不知为何我觉得那些道理很遥远，很难做到。”

“哦？你觉得哪些事情是你难以做到的？”

“你告诉我，要修心养性，不要着眼于俗事过往，也不要妄想前瞻。那些事情容易让人着魔，心不净，无法修道。六根被污，就望不到形之外，容易沉迷声色。”

她摘了一朵彼岸花，放在手上揉碎，鲜红的汁液顺着她纤细的手指流下。

“可是，人长了心就是为了想的，生了眼是为了看，生了口是为了说，生了耳是为了听。如果这些都放弃了，我究竟该看什么呢？我不明白老师说的成仙境界心中空明是什么，成仙了之后……是什么都不知道了吗？”

冥官委实没想到她会问这种刁钻的问题，不由怔了半晌，方道：“非也，心中空明是似是而非，知道却又不知道，明白却又不明白。”

“那他们究竟确切地知道什么呢？”她问得认真，“知道了，难道还能装作不知道吗？仙人们过得快活吗？”

冥官皱眉：“璇玑，你这是在钻牛角尖。快活？你以为声色中的快活是真正的大快活、大欢喜吗？”

她垂头，轻声道：“我明白老师的意思。我只是不懂罢了。倘若无为无心，那何必存在呢？我参不透，想了很久，觉得自己一定做不到。生了心便是要想的，让我不去想因由，那生它为何？老师，你一定对我很失望吧。”

冥官见她双目清明，然而里面雾气迷蒙，似懂非懂，有一种奇异的神情。他不由心惊更甚，他深知此人聪明得过分，不知哪天真能被她想起前因后果，到时候堕落成魔，就再也无法翻身，也枉费了天帝和后土大帝的一番苦心。

他沉默良久，心中终于生出一计，忽然拍手道：“璇玑的意思为师明白了！”

她急忙瞪圆了眼睛，奇道：“老师明白什么了？”

冥官笑道：“我便让你看看自己的前世吧！仅此一次，下不为例。”

她不由大喜，手舞足蹈的，连话都不会讲了。

冥官从岸边捞起一把土，撒进忘川中，道：“慢慢地看，下次不许再问这些了。”

她急忙凑上前，却见忘川中波澜起伏，滟滟水色渐渐凝聚成形，变成一个白衣女子。一见那女子的容貌，璇玑便是一愣。

是她自己。

但似乎又不是。

她脸上杀气甚重，双眸犹如碎冰，寒意逼人。她忽然挽了个剑花，裙袂一转，不知刺中什么，鲜血溅了她满身。然后，她收功回剑，将脸一抹，左颊上便留下一片血痕。她忽然露出一个奇异的笑容，仿佛痛快淋漓。

璇玑只觉这个场景似曾相识，那笑，那染满鲜血的白裙，那双如冰雪般寒冷的眼眸……她耳边仿佛响起了熟悉的号角声，金戈铁马，排山倒海的呼喊声。马上的将军三头六臂，周身有火

焰围绕。

阿修罗！

她猛然在黑暗处抓住了一点灵感的光辉，正要脱口而出，身后忽然被人用力一推，顿时撑不住，“扑通”一声摔进忘川里，喝了好几口苦涩的忘川水。

她好像落水的大猫，惊慌失措地往岸上爬，双手刚撑到地面，心中便恍惚起来，前尘后事一下子化成烟雾，从她心中一点点消失了。她茫然地歪头看着岸上的冥官，心中有什么想对他说，却又忘了他是谁。

“你……”她喃喃道，“我……”

奇怪，好像有什么重要的事情被自己忘了。到底是什么呢？

冥官唤来冥差，用锁魂链套住她拉上岸，朗声道：“璇玑，你在冥都待了三月有余，如今神智已清，本官先送你入轮回。望你来生勤加修行，早日回归天庭。”

说罢，众人便架着她来到轮回道上。冥差见璇玑迷迷糊糊，心知是喝了忘川水的缘故，不由小心翼翼地问道：“大人，这……要让璇玑姑娘入什么道？”

冥官沉吟道：“她已今非昔比，心智马上便要顿开。如此关键时刻，只要把持不定便会前功尽弃，故本官施计点化她，令她饮下忘川水进入轮回。如今人世间修行者众多，便放她去人间。只要有诚心，来日定得结果。”

人道轮回大门已然打开，里面光华万丈，不可正视，隐隐然有千万条道路如蛛丝盘结。璇玑受了那光的照耀，整个人渐渐变得透明，最后化成一颗宝珠。

冥官亲自拈起那颗宝珠，走进轮回大门，将她抛进那万丈红尘中，心中默念道：“倘若你我师徒有缘，日后自能在天庭相见。望你保重。”

是夜，首阳山少阳峰掌门人夫人产下两女，彼时室内光芒万丈，犹如白昼。掌门人褚磊于夫人生产前夜做了一个梦，只见碧玉玲珑，星光璀璨，便依次为两女取名：玲珑、璇玑。

第一章

少阳派

此时正值盛夏三伏时节，午后热浪滚滚，放眼望去都是白花花一片，让人透不过气。少阳峰后山别院的小花园里却是凉风习习，参天的大树把毒辣的日光都遮挡了，风过林间，发出清脆的沙沙声响，仿佛最好的催眠乐曲。

一个年约十岁的小丫头坐在池塘边的大青石上，乌黑油亮的长发没有束起，随意披在背后。她手里捧着一本大册子，正懒洋洋地看着。

“……又南三百里，曰耿山，无草木，多碧水，多大蛇，有兽焉……”

她断断续续地背着《万妖名册》，没背几句便发懒，脱了鞋，把白皙的脚趾伸进池塘里逗弄里面觅食的金尾大鲤鱼，一面调侃道：“有兽有鱼，又猎又捞，做了好吃！”

“什么好吃？”一个少年的声音忽然从背后传来，似乎含着笑意。

小丫头懒洋洋地把脚缩回来，套上鞋袜，也不回头，说了一声：“大师兄，好吃什么？”

杜敏行走到她身边，先疼爱地摸了摸她的小脑袋，才笑问：“所以，我问你呀。你刚才一个人嘟哝什么呢？”

小丫头把手里的大册子翻给他看：“在背《万妖名册》，好没劲。”

杜敏行见她惫懒的神色，不由失笑：“怪不着师父师娘成日说你懒，不肯上进练功。连《万妖名册》都不愿背，你也懒得过分了。”

小丫头也不说话，只是低头玩着裙带上的玉佩，过了一会儿，才老气横秋地说道：“唉，每天都是练功练功，搞得腿疼腰酸，不晓得有什么用。我就不信成仙的人都像那些师兄一样每日大汗淋漓的，臭死了。”

杜敏行听了她孩子气的话，又笑了起来：“练功是为了强身健体，你也没见过成天病恹恹的神仙吧？身体强健了，才能修炼内功仙法，不然你怎么御物飞行，斩妖除魔？”

她倒再也歪理可辩，心里只觉大师兄说得有道理，但要她舞剑练拳，却是一万个不能。

杜敏行也没打算和一个小娃娃讲大道理。

这丫头和玲珑不同。你给玲珑说道理，她不爱听的就会辩，辩不过就会乖乖听话；但你给

这丫头说道理，说个三天三夜磨破了嘴皮子，她连连点头称是，转身便忘了，照样我行我素，懒得天怒人怨。

“师娘今天把断金送给玲珑师妹了。”他一边用柳枝逗着池里的鲤鱼，一边说，“你姐姐从今天开始就不必练拳蹲马步，可以练剑了哟。”

“哦。”她反应平平，心不在焉。

“褚璇玑。”他忽然认真地叫她名字。

璇玑愣了一下，不甘不愿地跳下青石，对他躬身行礼，道：“璇玑在，大师兄有何指教？”

杜敏行板着脸，问道：“为什么不愿练功？”

她咬着嘴唇，神色又是固执又是稚气，过了半晌，才嘟嘴道：“爹娘和师伯师叔们说的道理我都明白，但明白不等于能做到。我想不通为何要练，你问我一千遍，我还是想不通。”

杜敏行只有叹气，他对两个小师妹向来一视同仁，当作自己亲生妹妹一般来疼爱。只是玲珑外向活泼一些，不由得众人多宠她。说实话，以他的好脾气，都几次忍不住想把璇玑揍一顿以泄愤懑，更不用说师父师娘了。谁会对一块小顽石有好感？你骂你吼，她一点反应都没有，真让人挫败。

“师父刚在练武场上大发雷霆。”他露出些许担忧的表情，“说你一连十日都没去练功了，把少阳峰的律条丢在脑后。眼下叫我来寻你，说要重重惩罚你。你自己看看该怎么办？”

璇玑一听爹爹发火，终于有点恐惧了。她揪着衣角，嗫嚅了一会儿，才小声道：“不能……不去吗？就说没找到我……”

杜敏行摇头：“师父这次是铁了心的。你双胞胎姐姐玲珑都继承了师娘的神器断金剑，你却连一套玄明拳也打不完整。他身为掌门人，怎么能一直袒护自己的女儿呢？这次要不重重罚你，让其他弟子心里怎么想？”

璇玑委屈地说道：“干吗管别人怎么想……律条律条……我们又不是猎狗，干吗要律条！”

杜敏行从怀里掏出黑铁如意，轻轻抛向空中，那柄足有两尺长的漆黑大如意在半空中晃了两下，便稳稳地停在那里。

他纵身跃上去，弯腰对她伸手：“来，别唠叨啦。快去见师父。大师兄和师娘会帮你求情的。下次可不能再这样懒了！”

璇玑心里有一千万个不愿，然而实在抵不过父亲的威严，只得慢吞吞抓住大师兄的手，一面在心里琢磨着见了父亲怎么说话，一面可怜兮兮求他：“大师兄……我不想被打……”

杜敏行见她说得可怜，心里也一软，柔声道：“好啦，大师兄一定帮你说好话！只是你下次再这样连续十日不练功，大师兄也不会再帮你了！”

璇玑没答话，杜敏行心里暗叹，右足微微一沉，黑铁如意顿时掉头往山顶练武场飞去，转眼两人便消失成一个小黑点。

首阳山共有大小十几处练武场，分别给不同支派的弟子们修炼用。少阳派乃为天下修行大派之一，弟子众多，福泽丰厚。从上上代掌门景阳仙人开始，少阳派便分成了七个分堂，首堂曜日由掌门人褚磊执掌，剩下六个分堂如清虚、旭阳等，则由掌门人其他师兄弟执掌。

少阳派分支既多，弟子又杂，所喜上下齐心，皆以修心养性为首任，不与其他门派相争之事，得道之宗师于名利一事看得甚淡，想来这也是少阳峰几百年来固若金汤的缘故。

此时，掌门人褚磊正在峰顶大练武场监督门下弟子练招。其夫人何丹萍也在认真指点女弟子们剑法的招式。午后练武场热得和蒸笼一般，人人挥汗如雨，但偌大的练武场，除了偶尔发招时的呼叫，竟是鸦雀无声，人人自危。只因方才褚磊因为小女儿璇玑不求上进，成日偷懒而大发了一场脾气，弟子们知道掌门人脾气暴躁严厉，生怕不小心触了逆鳞，于是只能咬牙苦练，纵然伤了筋骨也不敢呼痛。

何丹萍先看了两个弟子互相喂剑招，见她们练得不错，便径自走到场边喝了一口茶。她抬头看看天色，午时的修炼眼看就要结束了，杜敏行却还没把璇玑带过来，回头看看褚磊的脸色，青中带黑，想必他正强压着怒气。

她心中暗叹一声，走过去柔声道：“大哥……璇玑这几日总叫心口闷，想必是身体不适。你也别太生气了。她年纪还小，过于强求，只怕不好……”

褚磊却不答话，只是冷笑，抬眼见大女儿玲珑正颤巍巍捧着她娘亲的断金，认认真真的摆剑招，热得小脸通红，却不叫一声苦，不由冷声道：“年纪还小？玲珑与她是双胞胎姐妹，她都能练剑了，璇玑呢？都是你平日太宠她了！宠得她无法无天，不学无术！”

何丹萍知道丈夫这次是气恼了，否则他平日绝不至于这样对自己说话。既然如此，她再说什么维护的话，也只是火上浇油，只得闭口不谈。

对面，年方十一岁的玲珑刚摆完了姿势，便拖着剑雄赳赳气昂昂地找到六师兄钟敏言，叫道：“喂！和我拆两招！”

钟敏言正在那里蹲马步，清秀的脸上湿漉漉的，全是汗水。他皱眉道：“我不叫喂！”

玲珑跺脚急道：“快点！陪我拆招呀！”

他就是不依，话里却带了一点笑意：“我也不叫快点！”

玲珑和她爹一样，是个暴躁脾气，说了两遍他还不动，便火了，急道：“你再不陪我拆招，我可直接刺上来了！”

钟敏言见她动气了，便收势站立，“扑哧”一声笑道：“你叫我一声好人敏言大哥，我才陪你练，否则你就是把我刺成马蜂窝，也别指望。”

玲珑使劲跺脚，叫道：“钟敏言！你就会说混话！你不陪我练，肯定是没把瑶华剑法学好！我不找你了！”

“好啦好啦。”钟敏言向旁边的女弟子借了一把剑，拈了个剑诀，笑道：“陪你练就是了，真是大小姐脾气。”

玲珑是个心急的，见他摆好了架势，挥剑就上。她人小力薄，这一下差点让剑脱手而出，

钟敏言赶紧架住，失笑道：“剑都握不紧，拆什么招？”

玲珑脸一红，正要反驳几句，却听褚磊在后面说道：“敏言，你过来。”

钟敏言赶紧收起嬉笑的神情，一本正经过去躬身道：“师尊有何吩咐？”

褚磊森然道：“你大师兄去找你小师妹，到现在还没来，只怕是他心软，被那刁钻丫头说动了。现在你去看看，见了她什么也别说，直接抓过来。”

钟敏言在心里暗叫倒霉。整个少阳峰，他和谁都能谈得来，偏偏最烦那个褚璇玑，两人总也不对盘，说两句他就想揍人。这会儿师父又偏叫他去喊人。

他飞快盘算着要怎么拒绝，支吾道：“师父……我……我……在陪玲珑师妹拆招……”

说完师父却没反应，他偷偷抬眼一看，却见他脸色铁青地望着前方的天空，他也跟着回头，却见大师兄杜敏行带着璇玑御物飞了过来。

一时间，练武场的弟子们都停下手里的活，抬头看好戏。璇玑在师兄姐妹间名声一直不如玲珑好，她为人古怪，不好相处。所以，看好戏的人还是居多，更有甚者抱着幸灾乐祸的心情，只等着看她怎么被罚出丑。

璇玑战战兢兢跳下黑铁如意，见练武场里气氛不对，父亲冷冷在前看着自己，她便踌躇了半天不敢过去。

杜敏行收起黑铁如意，摸了摸她的头顶，轻声道：“别怕，来，快去拜见师尊。”

璇玑实在无法，只得被他拉到褚磊面前，跪下说道：“璇玑拜见掌门人。”

褚磊哼了一声，森然道：“你居然还知道参拜掌门人！我还当你眼里根本没这个少阳派呢！”

璇玑知道他正在气头上，哪里敢说话，只得低头茫然地玩着衣服带子。这会儿她心里再觉得自己没做错，却也不敢倔强了。

“你倒是说说，你成日窝在后山别院搞什么鬼？每日除了偷懒睡觉，可有做一点修行之人该做的事情？”

璇玑不敢抬头，身旁的杜敏行急忙赔笑道：“师尊息怒。弟子方才在后山花园内找到小师妹，她正在背诵《万妖名册》，可见并未偷懒。小师妹还是有认真修行的，只是她体质单薄，于练功一事欲速则不达，请师尊明鉴！”

褚磊冷笑道：“就是把天下万山民俗总则都背下来又如何？待到下山之日，难道就瞪着妖魔空背书吗？不能御物飞行，不懂剑法不会仙术，修什么行？”

杜敏行还要再说，却被他挥手打断：“你退下！不用再说！”

杜敏行只得垂手退到场外。

褚磊看了璇玑半晌，却不说话。

看着她秀美的容颜，他心中委实对这个女儿充满怜爱。褚磊一辈子专心修行，于夫妻生子之事看得很淡，好不容易中年得了一对双胞胎女儿，两个都是冰雪堆成的美人胚子。璇玑长得更像她娘，纤细柔弱，他本来也不忍在练功之事上对她苛求。但一来，璇玑惫懒得太过，到如今连

马步也蹲不好；二来，他身为掌门，怎可放纵自己的女儿，那以后还如何服众？

想到这里，他心中又有气，冷声道：“你且站起来。我要看看你玄明拳练得怎么样了，就在这里，当着众师兄姐妹的面，不用害羞。”

璇玑哪里会什么玄明拳，只怕连架势怎么摆都忘了，但掌门人吩咐，她只得站了起来。

一时间，场内安静得一根针掉地上都能听见。午后灼热的风拂过璇玑的长发，她背后密密麻麻出了一片汗。成百上千双眼睛都盯在她一个人身上，她竟好似僵住了，一根手指头也动不了。

何丹萍不忍爱女当众受辱，上前正要说话，褚磊却用手势止住。他转头说道：“是不是不会练？那我问你，这些年，你究竟做了什么？”

璇玑还是没有说话。强烈的日光直射在她脸上，令她有些发虚。隔得太远，众人看不清她的表情，之前幸灾乐祸的，这会儿也忍不住捏了把汗，她若是再这样沉默下去，师尊只会更生气。

“褚璇玑，说话。”褚磊的声音很轻，好像一块薄冰突然碎裂。

璇玑猛然跪倒在地，沉声道：“我不会！请掌门人责罚！”

褚磊居然哈哈大笑起来：“责罚？好一个责罚！你竟知道责罚二字！”他倏地收住笑声，森然道：“你听着，今晚收拾一些衣物，明天开始，你就住在北山太阳峰明霞洞里吧！什么时候让你出来再出来！”

众人都是大吃一惊。须知那明霞洞足有千丈深，里面漆黑犹如地狱，终年潮湿阴冷，虫蛇众多，平常弟子在里面待上一刻便要发疯，更何况是这种根本不定期限的惩罚！她还仅是个年方十一岁的幼女，无论如何，这种惩罚都过重了！

何丹萍当场便落下泪来，玲珑在一旁按捺不住，冲上去跪倒在地，急道：“请求掌门人饶了妹妹一回吧！她身体不好，进明霞洞会死的！”

杜敏行及钟敏言一干敏字辈年轻弟子也跪倒在地，求情道：“师尊请收回成命！小师妹年龄尚幼，只怕不堪如此惩罚！师尊请网开一面！”

褚磊猛然拂袖，愠道：“都起来！此事我心意已决，不必再说！”说罢转身望着璇玑，她脸色有些苍白，却并没什么恐惧之色。

他怒意虽盛，心里到底还是不忍，叹道：“璇玑……世上有很多人只能做普通人，生老病死，一辈子平庸度过。但你不能。你是少阳峰的弟子，修行是你终生的目标。你……怎能甘心做个普通人？”

她沉默半晌，才轻声道：“难道……我们居然不是普通人吗？”

褚磊闻言哑然，良久方道：“你……且去吧。”

他望着小女儿单薄的背影，心中不知是什么滋味。

朽木不可雕也。

但这块朽木是他女儿，就算不能雕，他也定要雕出个形状来。

杜敏行还想求情，褚磊却拂袖而去，一直走到练武场边，才沉声道：“敏行，今晚到我房